

史中兴

暂憩园

ASHANGHAI
XIAOSHUOCONGSHU



大上海小说丛书

史中兴

暂憩园

DASHANGHAI

XIAOSHUOCONGSHU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王志伟

暂 憩 园

史中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a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58,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866-5/I·1515 定价：15.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内容提要

《暂憩园》是高级记者史中兴积蓄多年生活素材,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截取上海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通过“暂憩园”居民楼的动迁所引发的种种矛盾,涉及旧区改造、房地产开发、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媒体运作等方方面面,描述了改革开放后这个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迁;刻画了离休干部、教授名人、记者编导、私营老板、海外学子以及普通市民的众生相。小说的故事情节从一个较为敏锐独特的视角伸展开去,情景交融、多彩多姿地描绘了这幢居民楼的纷繁复杂的动迁过程,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中一些较为敏感的区域,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也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简练的文笔,生动的形象,浓郁的生活气息,丰富的思想内涵,构成了这部作品独有的地方特色。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u>罗 洛</u>	<u>周介人</u>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引 子

半个世纪前那轰掉蒋家王朝的隆隆炮声，使都市西区这些如同一颗颗璀璨宝石镶嵌在连绵屋群中的花园洋房经历了命运的巨变。携带金银珠宝外汇存单匆匆逃离的官僚买办、富商巨贾、青红帮大老，无法将房子像细软一样打包托运。在硝烟散去，腰鼓的波涛淹没这座城市以后，命运对它们作了不同的安排。它们原本具有不同的资质，安排的档次自然就有了悬殊。佼佼者受到赏识器重，或成了首脑部门的办公处所，或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那些总统、亲王、主席下榻之地；他们光临的日子，高级豪华轿车一辆接着一辆鱼贯而入，这才是平日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大开的铁门，由于门卫森严路人经过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次一等的成了各类高级招待所，接待的宾客是省部级的头头脑脑，或级别虽不够格却是关系特殊有这样那样来头的人物；也有寥寥可数的几处成了各界头面人物的寓所。那最末一等的就下放民间，变成各色人等居住的大杂院。

坐落在两条马路交界处的暂憩园，就是这么一座大杂院。它的边门对着一条马路，园里的人日常从这进出。大门对着另一条马路，除了让车进来，两扇大铁门不露声色终日紧闭。门内是个蓝球场大小的花园，一方花岗石上镌刻着“暂憩园”三个魏

碑体大字,风雨侵蚀和玩童们的打砸,字迹已经残缺模糊。当初建造它的主人似乎对命运有着某种预感,世界的未来走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把这园当作永世不变的居留之地,这才给它起了这样一个不太稳定的名字。人生在世来去匆匆,栖息之地也只能是短暂的流动的,在栖息的这段时间内,它又是永久的相对稳定的。江河入海口,不是只有涛声震耳,后浪永远推着前浪。潮涨潮落交替时刻出现的宁静凝滞的近于停止流动的状态,就是一种暂息流。从外面看上去,暂憩园处于恒稳状态,紧闭的铁门,高高的垣墙之内,伫立着一幢三层楼房,不久前粉刷披上的青灰色外套,掩去岁月留在它身上的斑斑印痕,它看上去并不苍老,爬山虎绿叶茵茵,微风下如一塘春水轻柔起伏,又为它平添几分风韵。半个世纪的时光,它好像没有改变什么,然而这只限于楼的外观而已。走进这园这楼,它的千疮百孔千奇百怪就像年华失去又遭了劫的贵妇人变得肢缺体残难以辨认。

这个遭劫的贵妇人经历着命运的又一次巨变。

最早住进这园的前区长郭保田，退下来以后不坐小车，每天出入从大门改道边门，进门几步直穿一个小院，进入一条长长的室内通道；通道尽头拐弯，是个卫生间，它在楼梯内侧，四面不透光线。郭保田尿频，等不及上楼，推开卫生间的门，揪了揪电灯开关却依然一片黑暗。原来公用电灯已废，一楼合用卫生间的住户，每家自置灯泡，线拉到各自家里，外人自然难以入内。郭保田叹了口气，把尿憋着。从楼下走到三楼他家这段路程，东一条西一条电线穿墙走壁，好端端的墙壁凿得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窟窿，像是这楼里的暗道机关。在位的时候，同僚都劝他挪挪窝，他不为所动，总说住大杂院了解社情民意，这使他博得平民区长的好名声。其实他的坚守旧宅另有原因，他的山东老娘半瘫痪在床，死也不肯搬家，再者，他家在三楼占了三个大间，宽敞的盥洗间是他家独用，盥洗间黄铜镀镍龙头的水斗和浴缸，还有几分没落贵族气，自非楼下那些拥挤的住户可比。尤其是站在那个半圆形的大阳台上，凭栏远眺，园中花木马路行人一览无余。要找个比这更好的十分满意的去处也不容易。这个楼破旧一点，可是材料讲究，基础牢固，不像那些新大楼，外表漂亮，骨子里偷工减料，住不了多少日子，不是这里渗水就是那里裂缝。

脚下的楼梯隐隐一震，郭保田的心随着一沉，隔壁已经在打桩，他烦得很，撒了尿，又下楼来到花园。

遮蔽了花园一角的广玉兰并不理会他的心情，枝条虽被多次砍削，依然神气挺拔，绽开怒放如琼岛飞雪，他感到一股凉气。坑坑洼洼地面上东一堆砖瓦碎块西一摊杂草垃圾，叠映出痢痢头的丑陋无奈和毫无规划。最能表明这种毫无规则的，是星罗棋布的“飞地”。他的那块“飞地”，两三个平方米方圆，四周以竹竿铁片塑料板编成围栏，里面置放着数盆月季、文竹、兰草、仙人球。另外几块“飞地”，品种单调，也不如他的繁茂，他略为有所安慰。与“飞地”相对，十余根晾衣绳在空中纵横交错，五颜六色的衣裙覆盖了半个花园，竞相扯绳引起的争夺战，调皮捣蛋的小子反而敌不过心灵手巧的姑娘，她们的智慧敏捷总使她们抢到最好的位置。此刻残阳收去抹在这片衣裙上的最后一抹余晖，这些女孩子收衣服又捷足先登。这些孩子让他感觉到了已逝时光的深渊。这是他入住这个园子里以后的第三代，她们的父母在这园里打闹戏耍的时候，他是这个园子里无可争辩的头号人物，孩子们心目中神圣无比的老革命，孩子们发生纷争，他一句话就能使讨了便宜的脸红，哭鼻子的破涕为笑。他成了这个园子里的大家长，权威性的地位掩盖了他和其余人家存在的差别。第一次把这种差别剥露出来使他威风扫地的是那场晴天霹雳。当年在这园里搭砌起来的熊熊燃烧的小高炉也曾打破大楼的平静与安宁，他虽不以为然，却还是违心地居高临下地赞赏着居民们的烈火般的革命热情。可这场霹雳火已不是供他赏玩的壮丽景观，它来势凶猛，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烧得遍体鳞伤。被毁坏的不仅是皮肉，是人格是尊严，戴红小兵袖标的小女孩也能跟在他屁股后头呼喊打着打倒走资派。他被勒令打扫园子，恶作剧的

小鬼头拿废纸包着烂番茄让他一脚踏去栽了个头破血流，鲜血滴在刻着“暂憩园”三个魏碑体大字的花岗石上。住这楼这么多年那还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三个字。

他的目光又落到这几个字上。岁月如流，思如潮涌，一切都是短暂的，他已被摒除在时代的舞台以外。面前的这群孩子——当年红卫兵的儿女们，除了自己的小孙儿阳阳，他一个也叫不出名字，孩子们自然也叫不出他的名字。一个胖小囡胸前抱着一个小挂件，几个孩子围着看，他凑上前，小妹妹，你这是个啥东西？胖小囡回答说，宠物。它会叫吗？胖小囡托起挂件，你听，它叫了，它要撒尿。能不能让它憋一憋？你不懂，它会憋死的。阳阳这时缠着他，爷爷，我要买一个。给，他从袋里掏出一张拾元钞，阳阳瞪大眼睛，这够买啥呀？要多少？一百元。这回轮到他瞪眼睛了，他身上可没带这许多钱，回去找你奶奶要，就说爷爷同意的。

一个小男孩在园门口嚷嚷，快去看呀，都拆光啦。

他知道看什么，顿时蹙紧眉头。

在园子南墙外沿露出的屋顶，这一会儿工夫已经消失不见，取代它的是推土机高高吊起的抓斗。这家连年亏损的工厂，批租出卖，说拆就拆，厂房顷刻间成了一堆垃圾。

这块地皮要用来盖一座高层商住楼。

这一开工，这暂憩园就不得安宁，果真盖起来，泰山压顶，遮没阳光和视线，对这整栋楼的居民将是一场灾难。半瘫痪的老娘还能跟他过几年，很大程度靠这里的阳光，老人不肯装空调，冬天零下结冰，只要有太阳出来，室温也在十度以上。他以一个离休老干部的名义打电话写信，为老娘也是为全楼居民请命，楼里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几年前房管局要在这三楼上加

一层,挨他一顿训,房管局并非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听了区长要搬家的小道消息才动此念的,以后再也不提了。在这件事上他和全楼居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也是他在这楼里的人所做的最重要的建树。“亏得我们这儿住了一位区长。”人们几乎是在对他歌功颂德了。邻里以尊崇感谢的目光迎着他,他和他的家人从这种目光中得到生活在群众中才能得到的快乐。这回不同了,灾难能不能阻止他没有把握,请命多日,还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个干部来找过他,给他一个回信,哪怕传下一点信息。他算是真正尝到做个小小老百姓的滋味。眼看这个高层日内就要开工,靠他个人已难挽狂澜,他还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的渺小。下一封信,要让这楼的十九户人家全体签名,还要向传媒求援,楼里的人,报社、电视台的都有,要让他们出点力才行。

他的目光从南面移向园子东侧,挨墙横着一间砖木结构的简易房。如果这楼里的住户分一二三等,那么这简易房只能算是等外,简易房紧靠工厂,拆厂盖高楼,受害最烈的首推此户人家。这家可不是个安分守己角色,老子沈阿大曾经是个造反派小头儿,若不是在女人手里栽了跟头,偷鸡不着反把个头儿的位子丢了,可就要鸠占鹊巢拿简易房和他的三楼对调了。老子造反没有起家,儿子卫东,不,已经改成文绉绉的维栋,这几年可是发了。他吃不透的是,沈维栋外面有了房子,却舍不得扔弃这几间破屋,三日两头还回到这里住住,是孝顺父母、不忘过去的苦辛,还是有什么别的因头。

两扇大铁门突然打开,对男孩的招呼无动于衷的胖小囡,喜滋滋地尖叫着朝园门口跑去。门口传来汽车喇叭声。郭保田浑身不适意,过去他下班回来,从不让司机撒喇叭,哪像这种人骨

头轻,他不屑于朝门口看一眼,拔脚就往楼里走。楼门高踞园子地面一公尺以上,半圆形台阶虽然级数有限,却着实给人一种攀高的感觉。往日他一步一级,步履轻捷,此刻他一步一顿,虽还没到走不动路的时候,心情不好,脚步就沉得很。

二

花园大门在夕阳中拉开,沈维栋一只手按着方向盘,不紧不慢。一日奔忙,只有到这时候他才吁了口气,自由自在地舒展腰肢,显示出一份轻松一份洒脱一份对生活的品味。他个儿不高,小头小脑,周身没有哪个部位能与栋梁沾边。屁股底下垫着一块厚垫,脚下蹬着一双厚底皮鞋才能使他驾车、走路不显得矮人一截。身体的小型化标志着他从小受过生活的挤压,这种挤压把他的心脏捶打得格外坚实有力。显示意志力量的是他的眼睛,它不大,漆黑瞳孔里辐射出的光芒却咄咄逼人,它使人想到那是一种挑战,一种要向生活讨还什么的恒久不变的决心。

胖小囡连声叫着扑向车窗,栋叔,我算术拿了一根油条两个鸡蛋(100分)。乐得维栋两个小眼眯成一条线,他从车里拎出小霸王学习机,小超,给你的。胖囡一口一声好栋叔,栋叔好。从奶奶手里要了钱来的阳阳又不想买宠物了,兴趣转向学习机,沈叔叔,买这学习机一百元够吗?沈维栋说,要再加三百。阳阳一脸沮丧,沈叔叔,能打开让我看看吗?胖小囡傲着脸,想看让你爸去买一个。

这一声引起沈维栋的幻觉。

广玉兰树下坐着两女孩,旁边一个男孩,那是郭区长的儿